

感悟

# 山谷花开,心有归处

□ 崔娅娜

刚到山谷时,所有的喧闹都被山风挡在了外面。

没有汽笛声,没有人声鼎沸,黑金菊一丛丛、一片片地在山坡上盛开,为山谷披上一层温柔的金色。阳光柔柔地洒下,落在花瓣,也落在我的心间,消融了所有疲惫。

我蹲下来,伸手触摸绒绒的花瓣,泥土的气息掺着淡淡花香,顺着呼吸淌入血液。干脆脱掉鞋子,光着脚丫踩进松软的草地。青草贴着脚心,微凉;泥土裹着脚趾,柔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大地相拥,无拘无束。索性向后一仰,翻滚在长满花草的山坡上,草屑沾满发梢,花瓣落在肩上,我放纵地笑,将所有的压抑都丢在了这片广阔山野。

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望着清澈

蓝天。白云慢慢悠悠地飘着,不紧不慢。眼前的黑金菊在风中轻轻摇曳,它们不和百花争艳,只守着这一片山谷,自在开放。熬过冬天的寂静,在这一刻向着阳光宣告生命的热烈。它们把平凡的山野,开成了独有的浪漫。

一条曲折蜿蜒的小径,向高处盘旋,向着远方,在遥远的地平线之上,架起了一座通往未知的桥梁。

望着这条路,我想起了小王子。他离开自己的星球,游历无数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玫瑰,经历了繁华之后,才明白最宝贵的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脚下这片土地,就在眼前的一花一草。

山野间的这些小花,或许也曾向往山那边的世界。可它终究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山谷,开

得自由,活得安然。

我望着眼前的一切,想和这些小花一起融入蓝天白云。成为一株面向太阳生长的花,一阵自由不羁的风。无需装扮,置身山谷之中做真实的自己,与自然相拥。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原来,人生的各种景色无非就是心有所依,自在洒脱。我们一生都在追寻远方,却时常忘记,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毫无目的地漂泊,而是心中有根、脚下有土,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山谷能够安放心灵。

风又起,花海轻轻摇曳,山野无言。世上的繁华万千,皆抵不过这山谷的一隅安宁。心有山花烂漫,不畏岁月风霜;心有安稳归处,不畏前方远路。

抒怀

## 又见枝头喜鹊窝

湖南省作协会员 王章勇

清晨,我在小区散步,瞧见一只喜鹊衔着枯枝,落在泡桐树顶端。眼看一个温暖的家即将竣工。

这让我想起儿时故乡木屋后那棵高大的老枫树。秋冬时节,叶片飘零,树顶端枝杈间稳稳托着两个喜鹊窝。

“喜鹊枝头叫,好事要来到”。父亲说,它们选择在最高最硬的树顶搭窝,是为了躲避危险,硬木也更经得住风雨。

儿时的日子像清清澧水缓缓流过四季。一到秋天,树冠疏朗,枯枝搭成的喜鹊窝愈发显眼。它不把家安在屋檐下,偏偏选在高大落叶树最挺拔、最孤单的枝丫上,风一吹,窝却安安稳稳。

秋冬时节,老枫树落尽叶子,喜鹊窝毫无遮挡地裸露眼前。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坐在树下,盼着能看到喜鹊飞进飞出。即便寒风掠过枝头,那个窝依旧稳稳当当,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风景。

等到春天,老树抽芽,喜鹊窝渐渐被绿叶遮掩。我们便知道,那对勤劳的夫妇又要开始忙碌地哺育后代了。

有一天,喜鹊围着窝边凄厉地叫唤。我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一条大蟒蛇正扭动腰身向鸟窝逼近。幸好父亲用竹竿将蛇驱离。一场虚惊后,我才明白,鸟类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幸运。

年复一年,喜鹊窝始终守在那根高枝上,陪着我走过整个童年。

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生活用火全靠柴禾,大些的树木都被剃光了枝丫,喜鹊再也找不到搭窝的地方了。

如今,处处是绿水青山,稳稳搭在独立高枝上的喜鹊窝又到处可见。在老家慈利,在张家界许多地方,我都发现有大量的喜鹊窝,它们在这太平盛世里过着安稳的日子。

可每当想起童年,眼前总会浮现出故乡老枫树顶那个粗糙却温暖的喜鹊窝——那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念想,溢着儿时最纯粹的欢喜,也印着故乡永远的模样。

诗吧

## 春天的稿纸

浏阳市浏阳河中学 姜滨

把春天的稿纸铺开  
写上名词,春韭,新阳,熏风  
写上动词,歌唱,照耀,吹拂  
写上形容词,欢快,慵懒,和煦

这些词语,在泥土里破壳,  
在水湄间青绿,在枝头跳跃  
从一棵腊梅,跳到一朵樱花  
又从樱花跌落草地

黄葛树还没有落叶的欲望  
它更适合筑巢  
巢里的幼鸟,嗷嗷待哺,  
张着鹅黄的嘴,喳喳闹着  
桃花正在分娩,那些粉嫩  
的小拳头  
一下一下,捶在三月的胸口

阳光驶过青草地,留下  
金色的车辙  
春天的稿纸,风一起,便  
哗哗作响

我写下了这么多矫情的诗向  
奔波忙碌的你无暇顾及  
那就拜托画眉,把这些不  
能言说的美好  
一粒一粒叨走  
再,一声,一声,唱给孩子们  
们听

芬芳

印象



李昊天/摄

故事

## 装水的瓶子

嘉禾县教育局 刘元伟

培根老头一手揣着半瓶水,一手抓着学校铁栅栏,盯着操场。

自前年退休后,他专职负责接送孙子小壮读书。

昨天,小壮回家说,这个学期来了心理健康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半瓶水装心情。“高兴时水是清的。生气就摇一摇,看着水慢慢静下来。”

这什么作业?培根老头当时没吭声,心里却嘀咕。

此刻,校园内操场上很热闹。跑道旁边的树荫下,几排彩色长椅是新安装的。

突然传来一阵喊叫,跑道上有个学生摔了。老师跑过去,搀扶着摔跤的学生往彩色长椅走。老师从椅子上拎起一个印着粗粗的红色“十”符号的绿包,拿出药水边涂边说着什么。说着说着,学生抹抹眼,咧嘴笑了。

培根老头掏出手机。前天,收到小壮学校“健康学校建设”通知,

还邀请他当顾问。他反复看了几次,还没回复。

放学铃声响。小壮蹦出校门,挥舞着空水瓶,手上有墨。

“爷爷,我报名书法小组啦。我们向班主任保证,期末展示我们写的字。”

“你那半瓶水呢?”

“倒掉啦。我高兴,不用摇!”

培根老头愣住了。他举起手中的半瓶水,在空中晃了两下,盯着里面翻腾的水花。水慢慢静下来。

“怎么了爷爷,不高兴?”小壮着急了。

“高兴。”培根老头攥紧手机,翻到邀请函,食指重重按了下“同意参与”。

他拍拍孙子的肩膀,指着半瓶水:“你看,水多静。”再将手指向学校大门右边,“小壮,你再看——”

小壮一字一字念:“健康第一,全面发展。”